楊文恪公文集

寧海潘　頴校正
後學陸時泰
朱晃編集

祭文

祭一齋婁先生文

嗚呼先生拔簪而歸左書右圖開口而譚匪程則朱使人知有道德之貴而不屑屑於功利之趍知有聖賢之學而不局局於科舉之途實先生一時之所倡有不可得而誣盖其所承者吴

康齋之泒其所友者胡敬齋之徒歲在庚戌康嘗拜先生於一齋之下幸不鄙弃其愚辱出示以春秋之注疏而謂公穀左氏之可無且極論出處之道與爲學之工夫悉取諸以蔽翁之語録而一一堆疊於座隅使人於觀參之際若聆謦欬而風舞雩遶闕幾何寒暑將祖忽奮翼於兩溢而士類爲之驚呼先生　子假已成儒家學所託可謂不孤方先生觀化於暑天初命門人以考諸得濂溪與明道皆六月而云徂竟溢然以長遊同淵氷之啓手嗚呼長江重湖遠不

可踰千里緘辭以侑束芻惟先生不忘疇昔之
教愛其鑒茲區區

祭太僕李公應禎文

惟公宦業徧歷兩京尚寶太僕進位列卿咫尺
吴門寤寐欲逐封章　九重請歸手版年未及
老於例則拘　天子嘉之特詔曰俞士夫惜公
欲留無計歸來築室太湖之濱公仕雖久依然
故貧諛墓得金又公所嗔杜門晏如宜情長壽
訃音東來一子方幼公之大者風節皎然細及
尺牘造次可傳公學精博匪直古玫　國朝遺事

歷亡可數性尤耿直不樂周旋或面斥人過靡
後言所為文章素不存稾片語單詞孰不珍寶
請觀目前遂流隨波福祿壽考子孫孔多天豈
於公真有所忌宜厚而薄顛倒何意公雖已矣
不忘者存倚以斯文寓奠一尊尚饗

祭劉司空文代作

嗚呼公之起家秋元甲科公之筮仕詞掖蘐坡
累官司空資級巍峩公寔持謙不知其他公與
人交坦易寬和至決大議凜然不阿所以愛公
者但為不少而忌公者不啻不多蓋公於吾吾

郡諸老之間已無所愧而在 國朝前輩之名臣亦未必或過公年望七雙鬢未皓忽驚仙逝爲之柰何靈輀將駕以返薜蘿薄奠一觴有淚霶沱尚饗

祭江朝東文

嗚呼朝東孰謂去秋普惠寺之談江東門之別遂成永訣而長辭也耶精博之學奇絕之文修整之行眼中可復有斯人耶嗚呼天與其才不與其壽界之以官而使其用之不究尚何咎耶嗚呼尚饗

祭李天瑞文

古今上下磊落胸腹忠言深計著筮龜卜吾不知子謂説何如此之多講求何如此之熟予初見子英達夙成固已爲之心服及見子抗章論事又未嘗不爲之退縮戊申之書千言往復寔語夫爲學之次第巳纖悉而委曲蓋將從事于居敬窮理之方不徒以氣節文章而自足壬子之書友朋忠告感遠意之勤勤愧不才之碌碌方切磋之相期動凶訃之來達往者吾子之立朝若揭揭於黨遂進士未幾而貶爲咸寧之丞

秋嘗求幾而出爲興隆之屬始吾子之被逮正
衆人之屬目子談笑如范滂豈危機之畏觸信
可謂奇男子之事而不負　朝廷之教育幸賴
天子之明聖不言過之是録嗚呼使天假之
以年不至如此之從子將進〻不已愈磨礱而
極含蓄則允爲一代之名臣而抑豈非天下之
福且所恨者更是嗣續然了以世宦之家詩書
之族必有義擧奚俟子遺江湖千里生芻一束
交游之好世道之計予之區〻并此一哭尚饗

祭鄭汝愚文

嗚呼汝愚置子以讀中秘之書胡乃草疏而論執政之臣引予以步瀛洲之上易爲取禍而投瘴海之濱予禀甚弱奚堪此行豈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予有父在家故食貧豈盡忠於君而不得服顧其親嗚呼寔予之道如此得程書而不能久於朝廷匪予之志如此而不欲以皓々之白而蒙世俗之埃塵方予之計至予猶疑其未真不然何殺元城於嶺外者覺一夜而自驚鼠子膽于儋耳者卒不能不使之友輪既而詢得其實始乃哭於寢門而涕淚爲之沾巾嗚

傷哉慟子效齡

祭封太孺人李氏文 張給事經載之母

惟太孺人擇為妻而賢敬事其夫為母而慈撫視其孤其夫直齋不諱其趨厥孤黃門侃侃諫途在或不諧而與既俱必復其讐烈不可踰亦有側出幼而撫之且長且婚薄俗或無惟太孺人既善遵禮所誦詩書綜理家政密而不疎張氏典故記識無餘有叩必答老長不如丁巳之春胡乃云徂淇濤伊何甲子周初屬纊數月恩命及瀘謂奇孫子孫爰斯以居素聞賢德閨門

指摹寓真一觴鑒茲區區尚享

祭蔣舉人振之文

嗚呼振之卓然有志奮跡南鄉遂登省試大學所交天下之士積厚植深將俟其至俄感風寒溘然長逝生必有死孰能度世蕙槁蘭枯天乎何意廉添發孝悲莫能制薄奠一觴継以涕泗

祭青谿倪太守文

嗚呼先生偉貌奇姿國之英傑廉何入斯至為陋劣古靈薦稟直所不屑豈其取人乃於貌詘當先生之被召曾未及乎朞月獨國事之身任

之激烈數十年來見此風節至於炳幾
熠燿而寧無遷留華國代言而筆不停綴此固
搢紳之素願而非康今日之私說也嗚乎先生
喬木家聲瀛洲閥閱位早至乎公孤壽獨慳於
耄耋殄瘁之悲士類均切況辱謬知寧不傷咽
有酒在卮有肴在列侑以蕪詞撫棺長別尚享

祭謝宗伯文

甲戌進士誰復在朝歷事四聖惟公後凋公雖
後凋年猶未老既壽之遐宦仕之早公生名族
累葉書香一翁四季牙笏滿床尤發於公光前

啓後足履星辰身踐台斗公之立朝整服從容謨明弼諧大臣之功公之持身嚴重端直鎮浮靜躁大臣之德　九重聞訃寧無震驚必有異典以慰輿情忝在同鄉方幸親炙頓失老成有淚沾臆尚享

祭林太安人黃氏文待用之母

惟靈生于令族作配德門既宜其家亦昌後昆欲知妻道請觀其夫名在耆英行高里閭欲知母道請觀其子或並師儒或總風紀有如中丞清操孤忠廉也獲游如蓬倚松中丞嘗云蓋誨

純默坤靜陰柔安人至德訃音旦來中丞暮歸西江黔黎淚如雨揮遥匕甌閩生芻莫致附以瓣香鑒此微意

考試誓文

朝廷設科取材將以求賢圖治得其人則異日爲　國家生民之福不得其人則異日爲　國家生民之禍茲者浙省鄉科某等謬膺幣聘以司文衡冐昧一來深切恐懼盍得人與否寔所係焉其間若有通關節賣題目穿字眼以貪財賄以奉權貴以市私恩則　神必顛躓其終身

殞絶其後嗣果有持廉秉公為　國家求真才者　神必啓發其聰明而陰相之謹告

祭吳匏菴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入　黄閣久矣胡乃竟薨于位不得一正揆席以雨露蒼生耶然則朝野豈不興殄瘁之悲　九重豈不動奪遽之歎而一時士類豈不驚斯文之凋謝而致恨於失所依憑耶雖然先生之學陳說於經筵而　兩朝之輔導得以資乎老成也先生之文視草於　誥勅而一代之制作足以甄為法程也則先生雖未大

拜而其道固已行也嗚呼先生至剛而不可屈以勢至公而不可干以私至清而纖微之莫滓至嚴而邪正之極分苟非知之深者亦有不得而盡焉蓋其碩大之德汪洋之量并包總括而泯於無形也或者謂其碑碣韓歐籀章甫白鍾虞之字翰啟欲之該博猶爲舍其重而論其輕也康忝在門下拘于官守弗克往弔將何以爲情也惟有不盡之哀與長江而東流者則并此絜酒以侑也嗚呼尚饗

祭東白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學晚而始遇積誠 經筵 明主感悟使其進當講幄庶幾後見儒者之舉措柰何天不憖遺莫知其故嗚呼尚享

祭弟唐文

兄弟五人汝居最末誰謂甫及畢婚而遽夭亡耶父生汝晚望汝早成誰謂以藝登一第而反哭汝耶予游宦之日多與汝相處之日少然當家居依依在旁亦不見有子弟之過誰謂一疾而全於是耶自吾曾祖單傳吾祖吾祖單傳吾父至吾兄弟始有此五人意者長子育孫各立

何[illegible]誰謂汝獨摧折而無後耶則吾之所以痛
汝者豈特一端而已哉有肴在俎有酒在卮哀
吾弟尚其享之

祭劉敎擧人文

子游泮雝蚤已知名及登薦書方在妙齡試藝
南宮疾病屢嬰使得終場必魁群英凡此在子
未足爲稱予始相見爲之大驚子之文章波瀾
闊大姿態橫生子之識趣窮深極微出幽入明
子之風節挺挺介介子之豪氣磊隗崢嶸至於
語學要歸之理脩身必見之行姑舍人之勿論

雖昔士之難能子病一年凶耗相仍予雖不信
毋為說々繼得子訃實出椿庭對使痛哭淚如
雨傾誠傷此道之孤單同志之凋零豈獨通家
之好交游之情嗚呼跖壽顏夭天何憯憯然世
有久生而無所見蚤死而有所成則子之所以
抱恨者亦庶幾乎少平嗚呼尚享

祭張經載文

嗚呼君在言路正所謂山有虎豹而藜藿為之
不採國有忠臣而奸邪為之寢謀者也康嘗謂
君他人不足以擬之蓋鄒志完唐子方之儔也

世之君子有其博學者未必有其文辭有其才識者未必有其膽氣而君則數者之俱優也所以於一身之禍福委之無所惧於天下之利害論之極其周也嗚呼君不特盡忠於君若其純孝至性尤見於復父之讎也他而與人交游志同道合即如骨肉又當於古人中求也堂堂如君孰謂一疾而遽逝耶是何龍歲蛇年而使我頓足失聲而涕泗之横流也嗚呼天道之差久當自定必將使君之孤子屹然成立以紹累世之箕裘也君君固不屑屑於身後諒惟英明尚

國家之是憂也嗚呼尚享

憲副錢公靜夫奠文

惟公之學用世自期惟公之才濟變尤宜風經刑名內臺外司持法平恕處心坦夷海寧障壕豐城堤基白傳韋丹功與並垂深刻大書在在有碑至於吾豐昏墊流離疇昔之水待哺張頤開倉發粟矯制不辭惠在人心追今德之謂時非公拯我其誰所活千人後與未涯公歸環滁精力未衰引我壺觴賡我歌詩經世之書絕學無師當其暮年極力覃思公於事事皆欲究知

志則大矣未盡厥施其官來滁巽親誨規相距
覩化僅浹旬時凄然殯宮淚檜素帷入拜以出
易勝其悲倏踰寒暑擾〻公私始獲致奠愧負
稽遲公其不昧爲我鑒茲尚享

祭憲使石先生文　同年邦秀邦彥之尊公

惟公甲科之英風紀之特方居內臺立朝正色
屢遷提刑綽有風力急流勇退十一千百公有
二子妙齡對策仲陟鑾坡伯踵公跡繡斧埋輪
文章華國公之歸田野服見客唫詩奕棋引滿
舉白偶嬰微恙遽報疾革伯仲在朝函緘驚拆

吁嗟乎公壽不滿德福澤兒孫功名史冊公固無憾士林悲惻其等令子同年早暮親炙聞公謦化寧不傷靈薦奠一尊有淚沾臆

豐城修隄祭神文 代作

惟茲縣治章貢為患非一朝矣豈此水之神助虐而此土之神不能防衛之歟僅僅一隄橫江突出則亦形勢使然耳雖然隄不築患不息人固當任其咎隄築矣而患猶不已焉神將何以為辭某非祿食茲郡特以受檄而至神血食茲邑可不加之意乎今當搴筊下揵之際肴以為

其官此以往胼手胝足莫不敢辭而禦災捍患
神宜各舉其職也屹横雲之大隄障滔天之巨
浪幽明之間頼相戮力

祭槎溪王義官順祥文

惟公蚤克持身晩彌敦行耐齋之編簡娱情槎
水之風烟適性鳴騶無夢卧高巢父之風幹蠱
有人坐擁陶朱之盛享壽已逾於八旬尚義嘗
沾乎一命復何憾哉魏焉得正尚享

鄉宦祭太宰李公文

公於憲臺内外歴徧及爲其長愈覺諳練振肅

百僚不避怨尤之近年咸謂鮮見之公終陟二
品朝班甫作司空即長天官進退賢否人不敢
干衆目環觀定力如山惟天乃公人無不至川
黨朋黨古今一致謂時無黨何以相忌公不可
留浩然歸志龍光之里牛斗之墟岸有畫舫門
有賜車或遊遠郊或泛長湖謝絶朝貴誓無私
書方公在位嚴重不苟小人弗便雌黄之口及
公去位論定於乆四方縉紳每問安否公有奇
骨復享華年形神豐秀衆中偉然子孫宦學見
曾及玄至老康寧五福並全鄉曲前輩凡在顯

非或以德望或以才智于今數之往々儕輩
而有公又復長逝靈輀將駕以赴九京闕有遺
言冢壙自營執紼會葬愧莫之能寓奠一觴以
盡此情尚享

絅庵祭封淑人周母陳氏文 子都憲季麟 憲長季鳳

在昔賢母篤於教兒熊膽和丸夜讀所資金魚
擊壁入仕有規淑人諸子奮庸明時孟登黃甲
仲復繼之家傳麟經學博文奇慈如柳母不言
可知一都內臺一長臬司攬轡埋輪英聲四馳
箴如陳母夫復何疑借曰不然奚以致斯淑人

賢式文中之師耆耋其斧雲霞其衣富貴壽考孰可等夷怨乘雲軿與世長辭吝在鄉邦寓奠一卮尚享

同年祭董都憲文　名傑字萬英

惟公氣岸志豪辭工學博胸次服其迴見議論敭其謇諤廸鄉對廷人稱老學作州典郡心切民瘼兄弟齊名仕途卑卑旣承宣乎化流復激揚乎清濁始發軔而朱轓煌煌終總臺而法冠岳岳京輔青齊湖湘河洛所在懷公至今如縣頌江右之衆靖紛賊紫之聯絡何前人之弗繼

經煩公以經略憲節西臨人心欣躍謂如奕然必有高著忽二豎之朝侵竟營星之夜落遙望天南楚氛正惡他人可死公可不作然則豈獨同年交好之情寔係 九重安危之托千古一悲莫此清酌尚享

鄉宦同祭封御史訓導張君文（名鑑御史齊之父）

公教于漸痛抑浮詞匪詞為然士風漸移敦尚質朴多類其師公教于家法從有兒匪官爲然論諫切時猶慮或沮屢書勉之此其大者鄉邦所知棄職就封山邀水嬉孰謂天乎而不憖遺

訃音西来遠近傷悲嗚呼哀哉尚享

祭鄧都憲妻封宜人李氏文禮方同年之配

惟靈夫登八座身被重封雖魚軒之逝頗速而烏臺之位愈隆以致　卹典特加　諭祭殯宮蓋相道之克勤克儉故　恩榮之有始有終尚享

順天府祭封少保楊公文

惟公奮迹登科奉　勅督學師範端嚴經術該博風雲倦於仕途烟月飽乎丘壑眉壽益增大寵愈渥少保之封極一品之尊榮存問之使

延兩川之頻數蓋公有令子伯也有相贊化調元季也清卿掌禮與樂至於諸孫內制外制之相參倫魁桂籍之聯絡則公生前之慶身後之福又可得而涯涘計度之也哉岷峨訃傳公竟不作西望盡傷酹此清酌尚享

楊文懿公文集卷四十九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

祭文

同年祭傅宗伯文 名[illegible]字邦瑞

惟公重厚之資淳篤之學詞華素稱於翰林獻替每存於經幄主鄉會以收英豪持鑑衡之空平佐銓曹以別人材分涇渭之清濁官既陟乎春卿名愈孚乎山岳止貂璫之監軍猶見肯復之拳拳奏四方之水旱尚想李沆之諤諤忠言難行讒謗隨作於是抗歸疏以叩 天閽捲舊書而卧雲壑世之望公者不徙列八座於部堂

且將進三孤於內閣孰謂竟去而不可留孰謂一疾而不可藥傷哉臣之道孤嗟蒼生之命薄忝在同年寓此清酌尚享

祭同年馮秀夫文

名傑涿州人蜀寇起秀夫以兵備副使率兵禦之入夜賊圍之勢孤援絕猶手刃數人而死朝廷以公死國事贈按察使諡恪敏給棺歛諭祭官其子為世襲百户

惟公風神嶷嶷志操烈烈在郡縣希襲黃之跡

虎罡壘立巡遠之節其奮勇也鍾勁氣於北方其舍生也守遺訓於先哲嗚呼死而不朽雖中壽固已過於耄耋嗚呼生而茍免雖全軀安能及夫嚼舌　朝廷葬祭之恩贈謚之典與夫賞延于後皆為臣子忠義而設宜公有以兼得之而非尋常之可將廉叨尹公鄉一奠文訣別在同年私情亦切嗚呼尚享

南京礼部祈晴告文

邇者重陰苦雨達旦連朝刻當秋成尤害禾稼是穮是蓘寔勤動於一年乃積乃倉將失望於

數日生民衣食之所關今日邦本之攸係伏望頻收興雨之神々速賜出日之杲々斡旋灾異以底豐收下土群生不勝感戴之至

謝晴告文

茲以告雨祈晴荷蒙 響應披雲霧而覩青天駕羲車而出暘谷禾頭無生耳之憂黔首有鼓腹之慶允居禱祝尤幸感通然 上天仁覆即轉灾而為祥但下土心懸猶得隴而望蜀蓋以淋陰已甚開霽方興冀賜一月之晴庶足三農之願敬用申謝并致懇祈

鄉宦眞羅恭人曾氏文吏侍允升之内子

儒門令妻鉅宗令女爲謂儒門事亡矩伊洛之經藍田之呂内助寔難外不輕許重而當祭縈而每舉爾亡將之寂不聞語曰惟賢哉措不憂傴夫何一疾竟至弗愈少筆悲傷中饋失主孫襯在堂歸舟在渚忝居鄉邦必寄所與侑以斯文薦此清酌尚享

祭教時庸給事文　名相餘姚人

惟君禀賦穎明操履堅定從容諫垣議論持正逆瑾擅權上疏力諍宛焰熏天忠讜弗勝終獲

保全寔賴
主聖華堂奉親高齋養性君飽禮經匪宗二鄭
於張入門熏程主敬學無據依一世公病君則
卓然所造誼並君官代予風節甚勁謬污薦章
愧奚以稱蒼生無福君不秉政云胡遽然修短
有命寓奠陳辭靈其來聽

南京禮部祈雪告文

竊見一冬過暖雪霰全無過暖則人生疾病無
雪則歲少豐登暑雨祁寒雖小民之或嗟恒燠
恒暘乃氣候之失正伏望玄貞司令滕六秉權

自三九至四九頭回凜凜之威或連日及連宵快覩皚皚之瑞則黔黎無夫横之災鄉井免流離之若矣某等下土群情不勝祈懇之至

祭五祀祝文

惟神有功於人不為不重古有報祀見於禮經歲律將更敬兹修攣

夏子中母祭文

嗚呼孺人夫賢子賢相之教之二者有焉夫何以賢郡之猾吏子何以賢　朝之名士猾吏名士卓然有聲尚論女德於此足徵托交令子絮

酒將敬侑以數言非敢為侫尚享

祭涂賓賢御史文　名禎新淦人巳未進士

嗚呼逆瑾擅權大阿顛倒承順風旨互相倣傚墻廡前官弟從諸導人於此時謂君執拗苞苴盈門金塢銀窖寧家及君寂然無報人於此時謂君倨傲殊不知君之所慕者聖賢所存者忠孝方其為舉業則已恥於干時自其做秀才則已志於行道故其筮仕縣令也不徒曰阜茂曰督恭而有希於橫渠雲巖之風及其召拜御史

也不徒曰趙抃曰唐介而有意於明道哲心之告而謂君乃肯惜死偷生拜塵而媚竈嗚呼一時若周鑰之自矜許天錫之自經蓋千百中一二之節操復有如君頹波砥柱疾風勁草而不知虎狼之為威鉗網之為暴然則三人者之處死實有功於名教嗚呼疇昔京邸枉君夜造語至五鼓事理皆到東明而散一別落耗而君遂至於此使人不覺涕泪之横流蓋不勝其傷悼寓奠一觴聊以表平生之交好嗚呼尚享

同年祭王循伯方伯文

同年三百五十一人有如君者表然縉紳內任外任遠臣近臣君陟落皋足見經綸蓋屢擢中冑以靖寇而大沛膏澤以惠民既凜然而爲秋復盎然而爲春夫所以凜然者禁暴除亂之義而所以盎然者條流宣化之仁方喜君官已至乎二品獨惜君壽僅逾乎五旬使或躋耆而至艾豈不待衡而秉鈞則所以建立於世又不知孰可以追君之后塵嗚呼生必有死君反其真絜酒寄酹緘詞以陳尚享

同鄉祭張仲敬太守文　名倧餘干人古

城方伯之中丁

嗚呼仲敬柱後惠文裁裁豸史剖竹分符煌煌金紫九萬鯤鵬扶搖方始嗚呼仲敬鄱湖炳靈名父之子德器早成造詣未已疇昔臺華公非公是嗚呼仲敬使得親民龔黃可儗岳馬宵征望郡而止彼蒼者天莫究所以嗚呼仲敬賢名在人奏議在紙精神上下或跨箕尾緘詞侑奠寓此哀耳尚饗

祭西涯閣老文

嗚呼房杜無文章劉柳無相業先生之詞華早

已播於寰區先生之事業晚尤見於調燮以言乎清嚴也苞苴不至於門牆以言乎下士也章逢不倦於延接此皆先生之大者自餘又何俟乎喋喋往者蒹以考滿還家不獲預留都搢紳之奠因循至今遂更蓂莢茲聊寓夫一念之忱效徐穉之絮酒炙鷄蓋甚慚於禮經之柔毛剛鬣嗚呼尚享

中溪橋啓壙遷葬先考傒庵郡公告文

某小子不孝無狀卜地以詳擇堪輿家言不無水泉之慮頻年求地近乃得於菁園山水環抱風

氣藏聚足妥體魄謹奉柩改遷于彼弁以顯妣
贈淑人劉氏祔敢告

南京禮部祈晴祝文

茲者時當仲夏霪雨無休在田疇巳聞遠浸而近澇在閭閻屢見城圯而墻傾貧力遭沉竈產蛙之苦古語符乘船入市之謠維天普仁覆閔下之心惟神效禦災捍患之職浴咸池拂扶桑慰下土時賜之仰驅飛廉却屏翳息小民暑雨之咨

謝晴文

茲以苦雨連綿弭災無術披悃瀝誠果蒙矜恤爽氣發而潢潦盡并看淮水之消除陰雲掃而皎日明愈見鍾山之岑嵂出而作也得以施樹藝而治田入而息焉得以葺垣墉而啓室下民咨嗟之已離萬寶告成之可必荷蒼穹垂憫下之仁賴神明竭拯溺之力自今恭作肅膺作聖在時範之當求會見十日雨五日風尚唐虞之可匹

祭張宗伯文　鄉官同舉名　昇己丑狀元

惟公純明之性端重之質寬而有容剛而不撓

早對臨軒手不停筆頃刻萬言進士第一鰲[illegible]
瀛洲邐迤遷秩終登八座為　國良弼進禮退
義有始有卒其疾惡也袖有彈文其博學也腹
有緗帙曰典禮則惟寅惟清而仰希伯夷之遐
踪曰勸講則色温氣和而尚見祖禹之儔匹此
則在位之時又尚論歸休之日麻姑乃神仙之
宅盱江寔山水之窟風日晴明杖屨而出至於
名酒盈尊嘉賓滿室象戲下逞羽觴飛疾孰能
優游林下如公之挍綏也哉若公者五福兼全
榮存哀歿諸郎多賢豈但簪笏緘詞侑奠言不

能悉尚享

祭古城張方伯充脩文

嗚呼兄之生也長予一歲當舉于鄉共聽鹿鳴之歌鍾兄成進士先予兩科予乃遲遲始追其踪兄爲朝官一出不復荏苒南北不計春冬而予叨祿兩京戀戀不去真相避如燕鴻嗚呼兄皆入事之參差不足以語吾輩之[illegible]與不同兄之所尊信者孔孟以來濂洛關閩之論潛心篤志而必欲措之於厥躬世學不講百川滔滔皆之以東卑者鶩譁而高者談空間或有志亦[illegible]

所從以過嚴病主敬以糟粕纂遺經守心齋坐忘之說希舞雩詠歸之風謂聖賢可習靜而至初不俟乎窮理之功臨深以爲高衆雖而孤雄凡每不然奮筆以攻至於呂學有論陸學有辯與凡所論著皆足以警一世之盲聾予嘗進言于 朝謂敬軒薛氏近時理學之倡取其讀書録版而聚之於辟雍又嘗類敬齋胡氏之書謂二先生乃異派而同宗凡於兩家之語嘗集而序之以傳于世云予序胡氏之學亦能窺測其深崇嗚呼昔之儒者彥明不盡合於思叔子靜

豈盡合於伯恭顧以予之頑鈍無似乃能於兄不開牖而築宮嗚呼兄往者以直言而犯權訐以孤身而竄惡地百草萎死而見此挺然之蒼松他而略趨蹌於部堂之謁見而或疑其簡展志意於尊官之問答而或疑其傲衆山磊落而仰此屹然之孤峯其歷宦所至激濁揚清承流宣化並行而不悖所惜者正君格心之學獨鬱鬱於胸中諸郎繼武歸輿寢還當其養痾人雖薦之誰復起之可見大材之難用而直道之難容歲在丙子適出兄里方七八年之別而蒼蒼

然之兩翁日月幾何倏云告終嗚呼兄既堅臥而不出予將懇乞以明農彼餘干之於弼江僅僅數程之隔而刻以一水之通奠早晚之命下彼可以駕扁舟而此可以棹孤蓬相與對牀揚以劇論豈徒數往復於詩筒何天之無意於善人而使我揮寢門之淚而抱恨於無窮嗚呼尚享

卞忠貞廟告立碑文

惟公崢嶸大節照映兩間自史氏以來至於文人健筆稱述甚富其於公之氣吞逆賊手扶三

綱事君致身忘家為國亦既詳矣康敢謂公有
儒者窮經之功得大學脩治之道其高出乎晉
代諸名臣之上者不徒死難一事而已於是特
記一二勒諸堅珉以告來者既成植于廟東北
隅謹以香燭酒果用申虔告

祭翠渠周先生文

嗚呼宋之諸儒八閩稱盛寖至 國朝猶有遺
風三五十年復見我公讀書以窮理而非止於
務博作文以明道而不專於求工心開朗而用
氣舒暢以春融其政事也雖居今時而得乎古

吾意其進修也雖在眉壽而時有新功想其[illegible]簀之際思惟之中不龜山則豫章延平必隨翁其所探也爲甚遠其所得也爲已豐然但知其志之有在而莫窺其學之所終廉也違闊彌久書問僅通方將修敬忽爾聞凶嗚呼屋撓隆棟山傾岱宗生芻一束哀思無窮

祭羅吏詩主峯文各衙門同舉

公尚該博無所不窺公厭時文耻而不爲屢困棘垣久淹泮池年近四十人猶未知隨例而出遂魁 京闈宗工倒屣厥闈四馳甲科連步翰

施委蛇禮樂之官衛鑑之司晚景遭逢仕途坦夷平生精力盡在文辭當其締構閉户下帷眼如望洋心如遊絲步履有聲輒咨含兒痛戒疊床詎肯寄籬掐胃擢腎鏤肝雕脾筆墨蹊徑外自出奇尚論古人可當者誰宋洪景盧唐樊宗師洪猶平易樊其庶幾公至少宰位豈云卑公逾七旬古亦謂稀死而不朽殊不藉茲公之文章傳後無疑貴壽無能把玩幾時公則何憾已副所期倏隔幽明儒林之悲嗚呼尚享

祭陸行之母潘氏孺人文

作配君子蚤自結髮儉而能勤豐而不伐閨閫
雍雍機杼札札近有位號子官臺察厥壽伊何
逾七望八猶聞觀化靡有所怛忝在葭莩旅櫬
將發奠以一觴欽此賢達尚享

起造坊牌祭神文

此地有閣高不計尺勝國以来崇奉空寂盖祝
闤闠之民以免水火之厄然竟莫詆滔天之鋒
而反每助燎原之力鼓駭浪如鯨翻儀烈焰如
手擲卒自同於煨燼並皆化為瓦礫昔程子欲
舁僧伽於火以解天下之惑此則往事之昭彰

是固衆人之共識咸謂宜豎以春官之坊柰斥夫頭陀之宅於是黜徂徠之松於是伐南山之石縱無能令川后之静波而决可使鬱攸之遠迹若夫柱重千鈞綷大十搕輿泰山如鴻毛固梁礎如鉄壁皆神之功仰頼之極

祭涂方伯鄉元文

惟君埸屋見其才華諫垣存其棨駁觀其政之敷於名藩羡其位之陟乎方岳倏焉卷懐爵禄難縛廉也方謀掛神武之冠以訂香山之約豈謂来帰君竟不作追思蚤年相與共學伯兮仲

兮歡笑如昨繼以青雲復締交托後十餘年人事乖錯三生石上之寃城郭遼東之鶴孰能長世終歸冥漠舉首一觴鑒茲菲薄

祭楓山章宗伯文

嗚呼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斂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峰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其人容非公乎康

過公里弗克備儀奈酒一尊幸其鑒之尚享

王太淑人朱氏奠文　思獻少宗伯之母

壽至九旬世豈多得封至淑人十一千百子亦古稀鬢髮俱白晨昏高堂不出望宅郎古老萊吴雛親側更有次子高甲詞掖兩京司成春官宗伯武庫青箱文章華　國口體之奉心志之邃伯兮仲兮各供子職遐筭巍巍殊寵赫赫女德之徽內教之力廉於貧郎方資規益訃音俄傳寧不傷盡敬率屬僚薄具牲特南望僊鄉山遙水隔蒐無不之庶幾來格尚享

祭潘郎中母宜人文名潤

子孫蕃多年齡耄耋重疊　奎章錫有封號有如郎中實學雅操淳厚之風可鎮浮躁揆厥所由足知內教眞以清酤并辭以告尚享

祭邵二泉母夫人文

嗚呼子登八座者有矣至於　詔許終養于家者少也躋高年者有矣至於耄耋者少也夫人內教觀之宗伯其事功之著於中外者盛矣而人惟以斯文屬之士大夫之欲論譔先德以信後代者多歸焉此豈無自而然哉昔人謂歐陽

文忠之毋有子如孟軻雖沒何憾竊謂夫人有子爲儒宗又復何憾嗚呼尚享

祭王龍山冢宰文

倫魁多士之英太宰六卿之長唐經韓愈永存史局之編舊學甘盤咸服 天筵之講亦有郎君文武宣朗古云有志而竟成孰謂功蓋而不賞幽有鬼神曷容欺罔緘辭寓奠跡滞心往鑒其不昧猶有精爽尚享

祭吳匏菴大宗伯文

惟公場屋利器有筆如戈鄉會連收爲制科

臺閣文豪有源如河天星妙選深入鑾坡國史分館先後編摩鈇鉞華衮褒貶訖過綦直勸講今古包羅廣廈細旃啓沃居多晚陟春卿禮備樂和從容留都良組鳴珂方期北轅忽夢南柯忝在僚屬傷之如何奠此一章有淚滂沱尚享

祭沃文淵先生文

惟公卓越之才英邁之氣大江之西奉　命按治張綱埋輪范滂攬轡郡縣貪汚望風引避鄉曲武斷亦莫敢肆一峯羅公許可匪易曰真御史見之文字元氣雷霆反覆喻譬餘人稱頌萬

口無異成化丁酉寔當大比慮通関節嚴以小
試預知其人不難革弊獨秉至公籲天以誓廉
本釋作濫觴六藝揭曉之晨謂為得士奉違十
年叨讀　中秘公來　京師邸第再詣亦為廉
喜欲別屢挽從此以往即如隔世存亾起居沒
欠私謚國士之報或不在是有所在者苟祿無
似平生所學左負初志撰辭告公沑怩無次惟
有懷思蕩襟涕泗尚享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

行狀碑誌

南京工部郎中訟齋江君行狀

君諱潭字朝東號訟齋姓江氏豐城邑鄧舊族夫父序瀾嘗爲邑庠生未仕而卒父孟明鄉稱善人長者以君貴封工部主事母張氏爲太安人君生有異禀自少出語驚人初爲舉子業厭時俗雷同蹈襲必欲辭自己出故所作篇篇皆有新意見者競相傳寫提學副使華亭夏公正夫有藻鑑聲一見其文稱爲奇才成化甲午

以邑庠生領鄉薦乙未戊戌連不録歸袖翩然
終不就胄監辛丑舉于禮部廷試二甲十九人
觀政吏部壬寅授南京工部屯田主事考滿歲
餘轉虞衡員外郎未幾轉郎中在屯田嘗捧部
檄清理蘆洲中貴人多方餌之不得在虞衡屢
與大司空爭事可否不欲苟隨弘治己酉聞太
安人喪解官家居守制自袒括至祥琴未嘗出
門户鄉里嘆異以爲前時宦達居憂鮮見其比
服除赴銓曹竟卒于京師之寓舍君素爲今
宰三原王公所知比至方謀所以處君而疾

遂以不起君從弟朝會適就試春官因得早晚視疾出資以助醫藥卒時囊無一錢篋無重裘棺歛之費又出親友前此君聞人議後事猶丁寧朝會謂不可過厚踰禮易簀之際致謹如此君學問精博為古文與詩定可傳遠平居言動未嘗苟且一毫有大節亡矜細行作官不肯易視一事錯撻一人惜其僅止於是尚何言耶君生於正統戊辰五月二十七日卒於弘治癸丑二月二十六日年止四十有六娶蔣氏封安人生男鯤鱗鯁鯤奔喪過南京乞狀君行既而朝

會扶柩至復謂君臨終以狀屬廉以銘下學士南昌張先生嗚呼廉與君締交餘二十年狀固莫宜於廉爲惟君之遠且大者則甚媿殫述之未盡耳抆淚執筆以慰知己伏望執事者擇焉謹狀

義官劉公行狀

公諱斐字華文姓劉氏別號敷齋其先蜀人至諱晃登宋進士第僉判撫州有子八人其季上舍生坦贅豐城居扎頭四傳至彥昭遷艾岡則今所居也彥昭再傳至夔龍富而樂施凡假貸

者類無務聽其自償而已年九十三而卒[illegible][illegible]
三傳至公之曾祖漢廣讀書脩行士林重之嘗
作澄溪書閣禮致名士熊伯幾爲鄉校子弟師
沒以季子全節貴贈承德郎刑部主事配宋氏
封太安人祖制節嘗出粟賑饑旌爲義民父諱
其號雙溪生三子長華甫次華嚴次即公以長
子貴封徵事郎南京吏科給事中配聶氏封太
孺人公氣貌風格魁梧磊落童時有成人之志
及就外傅每讀書不成誦不已少長習詩經探
索奧義作塲屋文字下筆滔滔不竭嘗隨伯兄

太守寔將南畿從學吏部郎中樂安謝公輔既
而從新淦舉人會試卒業焉公屢試有司弗偶
遂當道者以賢良薦則雙溪梢館矣景泰癸酉
出粟千六百石助常平倉　詔授仕者冠服天
順甲申　朝廷命將率師征兩廣洞寇邑侯尚
公褫以沿河草樹塞路舳艫銜尾南上牽挽弗
便欲芟夷開闢之命公董其事未幾洪水驟起
衝決河防尚侯復舉公勸民出石以甃砌之公
措置咸得其宜事無不集鄉有湖空圩卜山塘
諸處歲為水鄉彌望無秋每督得利人夫叕塒

脩築鄉人得之成化乙巳邑水患尤甚有司以
築隄上聞往議下之藩省時參政李公分守是
邦擇郡別駕總理之而以公數人分其事遂克
有成公負才畧雅意仕進既無以發則隨其所
及亦有可觀者矣近年邑宰劉公璲掌教陳公
獻尚公齒德歲舉鄉飲必賓致之公往來邑郛
若冢宰李公太守涂公暨家君未嘗不迎致于
家而公獻酬有容禮度尤謹諸公未嘗不心敬
之也然公復與邑之隱逸爲厚倫會月一舉之
公偕從弟義官章甫在諸公間尤爲傑然會必

雅歌賦詩鄉人後進皆羨慕之公天性孝友雙
溪歿哀痛幾絶及葬必欲得名公鉅卿以銘其
墓於是走京師數千里求之必得而後滿其意
其後獨事再孺人十七八年問安侍膳未嘗一
日懈伯凡太守公致政家居恭敬不違飲食未
嘗離左右値有所適雖夜分必候其至太守公
喜談論亦毎為從容語移時乃休至於士夫過
從極力延款以分其勞費始終不替二兄先後
即世撫其子如己子兄之子亦侍之如其父其
曰詰為國賓者尤敬奉公亦以公恩義之篤所

欺也公教子孫有法庭訓尤嚴其游于外者不憚手書往復勤勤誨諭嘗欲作一花臺惧後人耽于逸樂遂後而止其待宗族遠近親疎恩意周至見必因其人之賢否以為獎勵警戒之辭故長幼敬服皆得其歡心其處鄉里尤能周人之急成化丁未邑藏被盜追捕無所獲里有者為鄉人所構妻孥滿獄考掠誣服憲副錢公山頗疑之聞公忠直特密訪焉公白其冤遂皆得釋先是公嘗棹小舟往掃聶孺人之墓為揚帆大舶觸落水中頃之據所坐竹椅躍出人皆

異之以爲陰德之報公稟氣完厚又善調攝素號少疾忽病泄數日增劇然猶未伏枕子姪來視者語之曰吾平生無疾今若此殆不能起矣易簀前二日起坐索紙書遺囑數百言示其長子褒告立身行已之要特竊承公命游吳越間復呼次子宗時謂曰平生望汝以取科第今不復見汝之有成吾沒之後汝其勉之將瞑目復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能孝能弟福澤悠長汝等兄弟繼承先德毋墜父志丁寧至再遂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所著有歟齋稿藏于家

其生以宣德丙午九月十九日巳時歿以弘治戊午七月初八日酉時配同邑渠塘潘氏與公合德子男二褒字宗秀宗將名艮以字行邑庠生孫男五發守郡庠生綿壽華英兆貫孫女四一適毛鍾一適萬先徵余幼在室曾孫男四復徵鍾鉞曾孫女二將以是年月奉柩葬于朱湖渡璜溪之原先期宗時乃謀于其兄宗秀衰絰來南畿謁予狀公行以于銘當代立言之君子予曩歲養痾于家公遣宗時來受學時雖相會數次然公深厚謙抑不露其長知公不盡也歲

丙辰予以内艱釋服訪公交岡之上一日夜談
偶及晦菴朱子與南軒張子交游之好公遂歷
々道二先生家世於魏公韋齋事知之尤詳廉
大驚服及問之宗時乃知公自壯至老未嘗一
日去書不觀以予之於公知之且晚如此則世
之知公者宜其少也公名滿鄉邑知之者非少
第求如予之如是而知公者少也然則予之於
公又可使之不聞於後哉予初聞公訃痛悼數
日茲因宗時之請乃為述其家世行迹狀次書
之如右以俟執筆銘墓者有所擇焉

封太宜人周母龍氏行狀

太宜人諱某姓龍氏世家廬陵之高沙里祖子祥父時憲俱有隱德母曾氏年十七歸爲同邑信齋周公賓之配時信齋祖父母若父若繼母俱在堂太宜人奉事唯謹重闈兩世咸得其懽心信齋爲郡庠生親賢取友館穀于家輒有踰月者太宜人數以織紝供具信齋喪父曁喪祖父母屢出奩資以助襄事天順壬午信齋喪時繼母猶存諸子皆幼太宜人守節養姑津遣諸子從師問學問闕萬狀既而諸子皆有成曰夔

字甫敬果領成化庚子鄉薦丁未登進士第明年拜南京兵部車駕主事累陞至武選郎中甫敬在車駕初考贈信齋為主事封太宜人為太安人及在武選會　朝廷加恩兩京臣僚贈信齋為郎中封太宜人進今號太宜人性儉約其勤苦服御不喜華靡孀居以來雖大練大布之衣稍鮮明者即藏之篋笥其治家嚴而有法事皆早辦無廢弛平生不信尼媼於婦人多言者尤惡之不改者絕之其御下有恩凡使令小臧獲尤加體悉其誨諸子每曰汝父齎志以沒其

遺言惓惓汝等使挑達不勉豈不孤汝父之望
哉彼諸子聞之皆感泣自奮弘治庚申正月
日壽終于甫敬之官邸生宣德丙午四月
日享年七十有五子男瑚璉俱讀書爲士敎
授鄉里瑚娶　　璉娶　　甫敬居官清謹璽
王氏累封至宜人斐郡庠生娶蕭氏女二人俱
適名族孫男十二女十一曾孫男二女一太宜
人哭信齋年三十七稱未亡人者三十九年居
官下十餘年每一受封北向謝　恩畢郎淡然
下淚甫用敬請問之輒曰　朝廷雖贈官汝父不

及見也歲時奉祭祀甚敬處宗族有恩待鄉鄰有禮其一節自持尤足以表勵風俗哉蔡肅敬襄經過廉以太宜人事實見畀謂即日扶柩南歸將改信齋之兆于某里之原而合塟焉丐欲乞銘其為之狀滕與甫敬同年復同鄉肯相善聞其母之賢甚悉乃不得辭遂撫其事之槩而次第之以俟立言君子擇焉

廣東布政司參政豐城范公行狀

公諱璵字俊彥別號直軒姓范氏唐相履冰之後宥諱平者元和間由錢塘徙豐城之山前立

傳至諱處仁[illegible]邑之查村則公之一世祖也宋南渡有諱應[illegible]者仕終大理少卿同邑徐鹿卿稱其經術似倪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具載宋史列傳則公之十二世從祖也祖諱正芳為靜海金華二縣主簿以子貴封知縣贈知州考諱衷登永樂辛丑進士歷昌化壽昌二縣知縣轉汝州知州三任皆有惠政無愧古循吏而鄉黨至今語寬厚長者必曰范恭肅〻〻其字云母曾氏初封孺人再封宜人生公兄弟五人其三

諱鏞累官至廣西按察使在嶺右招徠撫獞最
有功其三爲公自少穎敏開爽及長不專於學
又之感州守公言乃折節讀書治舉子業不三
五年有成天順己卯以邑庠生領鄉薦庚辰登
進士第癸未丁曾宜人憂成化戊子授行人奉
使閩浙諸司樂故事致贐盡却之己丑奉使韓
藩上下交贐意無所受有布政使強公者公折
之以義其人爲歎服庚寅奉　命代祀南岳比
及境時有鎮守戒行巡撫以下欲往餞之懇公
鄉人陳布政致意必待公不可厲聲曰吾命與

鈇守執重諸公聞之即馳馬郊迎無敢或後者
辛卯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壬辰巡視京師有倚
勢毆人者公置之法都御史李公爲之求免不
聽癸巳巡按陝西專理茶禁先是三邊缺馬廷
議欲資茶以市馬公謂禁太嚴則利盡刀錐以
病商太弛則利歸權勢以病國乃斟酌行之於
是官茶行而邊馬足復條上三邊便宜十八事
准行者過半都御史馬公巡撫陝西惟敬公多
所咨訪乙未春荆州缺知府銓部以大郡難治
擇老成御史以往乃以公名 上聞 詔可之

在朝之士咸謂荊州上有藩封之親下有軍校之横中有諸衛之錯布相抗前守多弗善其去且其地所謂椎據上流表裏襄漢者一遇歉歲易以生變公亦以爲然甫至郡藩封日遣人詣府促脩造凡用工料價銀餘十萬夫匠數十萬公呼吏取文案視之奉奏行者十無一二乃嘆曰此前官畏勢承順耳吾不能也即移文上下諸非奏行者悉停罷之軍校陵轢平民公痛繩之快手在官假威害人罪其首惡餘皆遣之歸農推行均徭法甚便於民滿九載去官僚父老

設供帳祖餞遮屬數十里道路嗟嘆以為荊州太守之去如公者數十年前未之見也丁未陞廣東左參政時嶺南四郡蠻寇出沒為患公分守其地盡心撫循嵐瘴之鄉無不徧歷己酉有奏公在荊州失於查盤倉粮者公浩然求去巡撫都御史屠公上章留之不報卒致其事而歸矣家居足跡不至官府惟閒一出市與同時鄉大夫之巻處者燕會數日而返弘治庚申四月十八日卒于正寢公三四年來偶嬰末疾然肩輿往來不廢過從至是以病瘍遂不起公生于

宣德庚戌五月二十日壽七十有一配熊氏封孺人為賢內助先四年卒子男四長珪鄉貢進士娶徐氏繼娶李氏次璋邑庠生娶甘氏次珊娶熊氏次瑶尚幼女三長適郡庠生表蕭次早卒次許進賢章　熊孺人所生男珪璋長女與早卒者餘側室黃氏出公為人有膽氣遇事不擇利害為趍舍議論慷慨音吐洪亮在荊州法令嚴明事所當為無所顧忌豈非濟時之才也哉公未卒之三月珪辭來南雍俄而得公訃哀毀骨立一日衰絰過廨出袖中紙數幅曰此先

君平生大致及家世梗槩珪荒迷失次僅述一
二季為我為狀以干銘于當代立言之君子蓋
欲以卒之　年　月　日奉塟于其里南排
破坑之原首乾趾巽公生時所卜也廉辭不獲
乃掇其事之宜登金石者為狀以俟采録焉

先妣太宜人劉氏行狀　求周翠渠表墓

先妣太宜人姓劉豫章豐城人上世居儒學前
宜人高祖而下居曲江學前曲江二派俱業儒
累有科宦而官不為顯至處士尚寧甫號毅菴
以貲雄于其鄉為豪長者則宜人之父也娶徐

氏生宜人甫笄擇配歸家君宜人事吾曾祖母
徐孺人得其懽心徐孺人歿常誦其語以教人
吾祖母李孺人晚病風末坐起須人宜人躬自
抱扶遇溲溷時以手盛之如是者歷十年如一
日不少懈李孺人巳傳內政凡一果實之分一
臠炙之惠無不禀命焉吾祖素菴府君性嚴厲
客至呼酒饌立辦小不如意則惴恐終日家君
筮仕桂林同知宜人隨行擢郴州知府遂請歸
以養吾祖父母比卒凡殯殮之具多出親製家
君連丁內外艱服滿除永州知府復隨行在官

下或聞外庭搒笞聲輙語家人曰得無有誤笞家君退竟不問知其事家君所至以利民澤物為己任然相觀而善者亦多矣宜人撫育子女深慈至愛廉等雖强壯之年猶時問以飢飽寒燠廉初習舉子業人謂有成未嘗喜怡曰讀書須要明理理苟不明徒鶩文詞無益也見廉登科有官拳拳以不更事為戒尋常誨諭如幼稚時廉所愧仕學無成深負慈訓耳宜人生永樂辛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弘治癸丑十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三累贈至宜人弟妹六人長弟

行真知實踐程氏易傳近思録口誦心惟不欺暗室次第祖司訓上杭宜人家教濡染甚深一生敬畏寡默言笑不聞于外所生男長曠納粟授迪功郎次廉由給事中轉南京光禄寺少卿女二適熊兆夏鄉男康庥俱邑庠生次席女一適徐梗皆庶出孫男八人斆孜敷畋放弢敔攸斆邵武教諭孜畋俱邑庠生女六人弘治甲辰三月七日奉家君命塟宜人于邑塘頭洲廉嘗述家世梗槩記之壙中後得東白張先生追為之銘敢丐大人先生表之墓上使先妣之賢有

闡于後不致泯沒不勝感戴之至

南京翰林院孔目封文林郎監察御史學

古劉公行狀

公諱斆字于學別號學古姓劉氏世爲吉之安成人宋初有曰紹賢居邑東之竹江子孫相傳至今八世祖懷古值宋衰隱居教授與須溪劉會孟爲文字交高祖復初曾祖尚賢祖伯武國初赴賢良徵没於王事以子貴累贈至奉政大夫順天府治中父諱實宣德庚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仕至南雄知府居官餘三十年凛然

冰蘗之操事載　國史廉吏傳曁　國朝名臣
言行録母李氏累封至宜人公生而重厚穎異
飽聞庭訓弱冠學大進所與游處皆一時英傑
執經授業歲常滿門領景泰庚午鄉薦再屈於
禮部及中乙榜拘例不得辭司訓武昌至則立
教條終日衣冠坐齋署改課説書無間寒暑諸
生貧者量力周之欲娶無力者率衆助為之禮
居五載丁南雄憂服除調武進其所以為教不
異其在武昌也歲戊子考試順天解首寔出藻
鑑程文多其手筆極為同事所推讓滿九載提

學御史陳公選署其考有有學有行之語奏最
陞南京翰林院孔目歲出納俸粮無慮數千或
勸之以利羨餘者公遜謝之冢宰崔公恭嘗造
之見其服御如寒士嘆曰父子清白世所難也
每過司徒陳公俊必延入久坐務燃香盡一炷
日得領清誨為益多矣未幾懇乞休致時年五
十有七及歸以養母教子為事尋以子推 恩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有司舉鄉飲輒禮為大賓
年踰八十耳目聰明步履如少壯考終之先一
月過諸先塋拜辭時尚無恙至病中口占一詩

蓋言平生苦節至老死不改也越二日坐而觀
化實弘治癸亥十二月之二十三日距其生時
永樂丙申三月初七日享年八十有八公性孝
友遇高曾而下忌日必哀慕終日朞功之喪必
句日蔬食先世所有悉舉以讓之弟姪嘗置祭
田於祠堂屢加脩葺每讀史至忠孝節義輒掩
卷嘆息至為之流涕與彭文思公並早有文名
甲戌春試人傳會元出安成時邑博士吳某謂
人曰果爾必劉某彭某既而屬文思而公竟下
第一日彭文憲公座有譚祿命者從旁云云文憲

曰以劉先生而不中進士信有命哉及請老司
空劉公宣以文贈之謂古人激貪起懦公其近
之都御史武進王公揚歷仕途以清介著其為
師弟子兩無愧焉公癸歲嘉與人指示以路於
左曰此伊傅周召之路於右曰顏曾思孟之路
請擇所從公沉思久之竟由其右人以為學不
究其用仕不顯於時已兆於其初云公詩文字
畫法古晚年好讀四書白文嘗謂聖賢之言句
句切於實用所著有尚書 句解墨莊宗星曆陰
陽卜筮皆能旁通頗嗜風水墳墓居宅多所自

相娶王氏有賢德封孺人先十年卒子男二壬丙同舉于鄉壬沐陽知縣丙連舉進士有名改翰林庶吉士由御史陞副使提學閩中女三長適蕭循讓次適彭寧嘗次適易正孫男瑛瓔琮玹某皆治進士業女四曾孫男一女二壬等將以　年　月　日葬於某某里某某山之陽而提學以書來曰丙之先君子與尊公復菴連計偕丙進又與方震同登科被選先人行實敢以相託廉既以禀於家君退而取所授事蹟謹次第之以俟當代君子爲文於其墓者擇焉

楊文恪公文集卷五十一